

婚恋家庭

都说婚后一年是“纸婚”，这个纸到底是什么纸？砂纸还是白纸？“80后”女生顾小影用她的亲身经历向读者们展示了婚后一年的“砂纸”生活。嫁给“凤凰男”出身的省委办公厅秘书管桐后，顾小影发现，无论是农村公婆的生活习惯、思维方式，还是管桐作为一名政府官员的业余爱好、行为习惯，甚或两人对待事业与家庭关系的态度，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分歧与摩擦……

小两口过了一个月蜜里调油的好日子

想着想着就开始犯困，顾小影下意识地将手拖过来一个抱枕搂住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迷迷糊糊睡过去。

管桐下班的时候，被巨大的惊喜击中中心——推开门，屋子里安静如斯，可是地板、桌子、洗手池都变得干干净净，他的田螺姑娘就躺在客厅的沙发上，搂着一个软软的抱枕，睡得正香。

管桐轻手轻脚脱了外套走过去，蹲在顾小影面前，仔细看那睡容恬静的脸。那一刻，管桐似乎前所未有地不舍的感觉，似乎这是第一次，他怎么看也看不够。

他忍不住伸出手，轻轻拂上顾小影的脸，轻触的瞬间才发现春寒料峭的天气里这姑娘不盖被子就睡觉，居然把自己的脸和手都睡得冰凉。管桐皱一下眉头，想也没想便伸出手，准备把顾小影抱到卧室去。

然而就在他把手伸到她颈下的一瞬间，顾小影蒙蒙眈眈地醒了。一睁眼看见自己面前一张男人的脸，还吓了一跳！管桐看顾小影呆呆的样子，微笑着问：“醒了？怎么不去床上睡，感冒怎么办？”

顾小影张张嘴，想说什么，没说出来，反倒迟疑了几秒钟。管桐有点纳闷，索性也不说话，就那么盯着顾小影看。顾小影直直地看着管桐的眼睛，过会儿才问：“几点？”管桐失笑：“六点半，你几点睡的？”“三点多？大概吧，记不清了。”顾小影眨眨眼，又闭上，“这么晚了啊……”“你想吃什么？”管桐看着顾小影，声音很温柔，“我做给你吃。”“什么？”顾小影一下子睁开眼，惊讶地看着管桐，“你说什么？”“我说老婆对不起。”管桐终于还是决定先把这句话说出来，他蹲在顾小影面前，认真地看着她，“我不该打你，你没错，都是我不好。可是我真的没想动手的，我不舍得啊，我从结婚那天起就发誓要对你好的，我根本没想过会这样，我——”“停！”顾小影皱眉头，“我要吃馄饨。”“什么？”话题转移真快，管桐又跟不上顾小影的思维了。“我要吃馄饨，对面的超市里有卖的。”顾小影打个哈欠，闭上眼，“我睡会儿啊，你煮好馄饨再叫醒我。”管桐有点感激地微笑了——在他都没有想到的时候，他的田螺姑娘已经把旧的一页彻底翻过去了，这固然是一种原谅，可最美好的地方在于无声无息就让他下了台阶。她的宽容与聪明，比他能想到的更可爱。

管桐终于吁口气，站起身，去旁边的卧室里拿来被子，小心地给顾小影盖上，然后出门去买馄饨。他不知道，在他关上家门的瞬间，顾小影唇角，也浮起一朵心满意足的微笑。

剩下的一个月就过得很快了。甚至可以说，这短暂的一个月时间，顾小影恨不得变成一块口香糖，天天黏在管桐身上——且不说非上课时间她一概不会在学校里出现，而且同事之间的聚会也一律推辞，只要下了课就马不停蹄地回家扮贤妻良母。

其实顾小影心里当然不会一点都不介意。这好歹也是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，甚至于偶尔静下来的时候，想想那天两人的目眦尽裂都还有点心寒的感觉。有时候也会越想越悲观，觉得一个魏艳艳就让家里天翻地覆，若是以后再有王艳艳、张艳艳，自己还不得气得上吊？

可是顾小影脾气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只要有充足的时间，她也会做点自我反省，这样一反省就知道其实自己的确也有不对的地方，如果换了自己是管桐，看着千里迢迢来投奔自己的表妹被送进派出所，而监护人不仅联系不上，还在好不容易打通电话后没等自己说什么就把电话挂断，然后一夜不归……苍天……顾小影忍不住吐吐舌头：或许，要是换了自己，就不是一巴掌这么简单了，至少也得是连掐带咬，外加踹三脚吧？这样想想，顾小影就有些释怀了……

很显然，顾小影同学的换位思考有点太成功了，成功到她已鞭辟入里地分析了自己欺软怕硬的本质特征。再加上管桐马上就要下派挂职，顾小影便毅然决定不计前嫌，在有限的日子里珍爱生命，远离吵架。于是，伴随着顾小影同学的“深明大义”以及管桐同学的“问心有愧”，这两人就过了一个月蜜里调油的好日子。那段时间，苍天可鉴，他们利用一切能利用的时间见缝插针地发肉麻小短信，还时常手牵手去看电影、逛商店、逛公园、压马路……

就这样，一个月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。管桐临行前，顾小影并没有太多的离愁别绪，反倒觉得很快就要少一个啰唆又碍事的“秘书”在身边，还能时不时地体验“鹊桥会”的感觉，便很有点好奇与期待。所以那几天顾小影就很殷勤地跑前跑后，帮管桐收拾行李。不过管桐真正带走的行李也委实不多——除了一套锻炼时穿的休闲装以外，剩下的全都是纯色或白底竖条纹衬衣，外加几条深色西裤。

从穿衣服的喜好也能看出来，管桐其实是个挺乏味的男人。

管桐上班的时候，被巨大的惊喜击中中心——推开门，屋子里安静如斯，可是地板、桌子、洗手池都变得干干净净，他的田螺姑娘就躺在客厅的沙发上，搂着一个软软的抱枕，睡得正香。

管桐轻手轻脚脱了外套走过去，蹲在顾小影面前，仔细看那睡容恬静的脸。那一刻，管桐似乎前所未有地不舍的感觉，似乎这是第一次，他怎么看也看不够。

他忍不住伸出手，轻轻拂上顾小影的脸，轻触的瞬间才发现春寒料峭的天气里这姑娘不盖被子就睡觉，居然把自己的脸和手都睡得冰凉。管桐皱一下眉头，想也没想便伸出手，准备把顾小影抱到卧室去。

然而就在他把手伸到她颈下的一瞬间，顾小影蒙蒙眈眈地醒了。一睁眼看见自己面前一张男人的脸，还吓了一跳！管桐看顾小影呆呆的样子，微笑着问：“醒了？怎么不去床上睡，感冒怎么办？”

顾小影张张嘴，想说什么，没说出来，反倒迟疑了几秒钟。管桐有点纳闷，索性也不说话，就那么盯着顾小影看。顾小影直直地看着管桐的眼睛，过会儿才问：“几点？”管桐失笑：“六点半，你几点睡的？”“三点多？大概吧，记不清了。”顾小影眨眨眼，又闭上，“这么晚了啊……”“你想吃什么？”管桐看着顾小影，声音很温柔，“我做给你吃。”“什么？”顾小影一下子睁开眼，惊讶地看着管桐，“你说什么？”“我说老婆对不起。”管桐终于还是决定先把这句话说出来，他蹲在顾小影面前，认真地看着她，“我不该打你，你没错，都是我不好。可是我真的没想动手的，我不舍得啊，我从结婚那天起就发誓要对你好的，我根本没想过会这样，我——”“停！”顾小影皱眉头，“我要吃馄饨。”“什么？”话题转移真快，管桐又跟不上顾小影的思维了。“我要吃馄饨，对面的超市里有卖的。”顾小影打个哈欠，闭上眼，“我睡会儿啊，你煮好馄饨再叫醒我。”管桐有点感激地微笑了——在他都没有想到的时候，他的田螺姑娘已经把旧的一页彻底翻过去了，这固然是一种原谅，可最美好的地方在于无声无息就让他下了台阶。她的宽容与聪明，比他能想到的更可爱。

管桐终于吁口气，站起身，去旁边的卧室里拿来被子，小心地给顾小影盖上，然后出门去买馄饨。他不知道，在他关上家门的瞬间，顾小影唇角，也浮起一朵心满意足的微笑。

剩下的一个月就过得很快了。甚至可以说，这短暂的一个月时间，顾小影恨不得变成一块口香糖，天天黏在管桐身上——且不说非上课时间她一概不会在学校里出现，而且同事之间的聚会也一律推辞，只要下了课就马不停蹄地回家扮贤妻良母。



叶莹 著
王海峰(责任编辑) 叶莹(插图)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名人有约

从恶童出世，到不羁少年，再到一个不甘认命的热血青年；从维系四年的初恋，到十七年后仍然完美的婚姻，再到父母之恩、为子之孝，还有对女儿的舐犊情深；从当年一脚“狗屎运”踏入央视，到远赴西藏的怀才不遇，再到《幸运52》的从天而降，《非常6+1》《梦想中国》《咏乐汇》的异军突起。李咏道出了一切绕不开的经历、感悟、感恩，当然还有绕不开的痛苦和牢骚，让我们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俗人李咏。

会赚钱的女婿才是好女婿

有钱了，就开始臭美。谁让我骨子里就臭美呢？我所有的衣服，都是我亲自设计的“情侣款”，我们一起坐公交车去买布料，拿到定福庄附近的一家小裁缝铺里做。我做事马虎，有时候人下车了，面料却落在座位上，找也找不着，经常挨哈文骂。

穿上自制情侣装，如果只看腰部以下，我俩就是一个人，裤子的款式、花色一模一样。几年以后，出了一个叫陶金的摇滚青年，带火了短款西服和萝卜裤。哈文作证，这身行头，早他好几年我就已经发明了。

说起钱的好处，还真是一言难尽。每回她的同学、朋友到学校来玩儿，都是我慷慨解囊，去小卖部买酸奶招待他们。现在说来，酸奶不值什么钱，在那个年代还是挺奢侈的。况且架不住一来就四五个，有的还特不拿自己当外人：“我就爱喝酸奶，来俩！”心里疼不疼另说，我脸上始终热情洋溢：“大家随便喝，哈文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！”“哈文，你男朋友不错啊！”“来俩”的那位开始说我好话。“什么呀？这就是我男同学！”哈文纠正道。气得我，咬牙也不是，切齿也不行，只好笑着藏刀加以补充：“我是她关系特好的男同学。”

我一向自认为财商不低，何况男人为自己心爱的女人挣钱，天经地义。配音、司仪、驻唱，挣的都是小钱，真正称得上“第一桶金”的是1991年。朋友办了个小公司，我帮着倒腾了几笔买卖，半个月赚了别人几年的工资。当然，绝对不违法。

揣着钱，我跟哈文回宁夏拜见岳父母，腰杆不由得直了许多。之前哈文老跟我说，她三伯的女儿懂事，工作两年，给家里换了台29英寸的彩电。这弦外

之音我懂。

坐在未来的老丈人面前，我从包里拿出一摞人民币，潇洒地往桌上一放：“这是我孝敬您的，明天给您买台新电视，我已经看好了，29英寸松下。”

环视客厅一周，我看沙发也挺旧了，看上去灰扑扑的，还是20年前的样式。于是我又拿出一摞人民币：“这钱，买套皮沙发，带拐角的。这套该淘汰了。”

老头儿打心眼里受用，哈文也跟着长脸。哈文的女婿叫万里挑一？答案不言自明啊。一扭头，看见哈文姐夫过来了。“姐夫，来，坐坐！看看我给你带的什么。”我弯腰从地上拎起一个纸箱子递给他，“日立888录像机，咱以后在家也能看录像了！”“嚯，这家伙得多少钱？”姐夫喜出望外。“小意思，你就可劲儿看吧。”这天，一家人皆大欢喜。最有面子的就是哈文。

第二天早上我睡过头了，睁眼一看表，8点整。坏了！闹钟怎么没响啊？还得帮老头儿做饭哪！我一个鲤鱼打挺跳下床，手忙脚乱地穿衣服，突然有人敲门，轻轻的三下。

“李咏，起来了么？早饭已经准备好了！”居然是准岳父的声音，老人家亲自来叫我吃早饭！我一时还真有点儿恍惚。

穿戴齐整出门，洗脸刷牙，然后来到餐桌前一看，哟，待遇真不一样，连茶都沏好了。我吃着饭，哈文的妈妈又是慈爱又是心疼地说：“孩子，刚挣钱，省着点儿花，往后日子长着呢。”我心里偷着乐。这可真是从奴隶到将军啊！

与恋人分别催生出一个哲学青年

我和哈文，曾经结婚10年不要孩子，就我俩自己玩儿，因为热恋的时候总是分开，分怕了。分开是郁闷的，分开是猴急的，分开是想念的，怎么办？唯有看

书，借书来打发时间，寄托情感。25岁之前，我读遍了尼采、荣格、弗洛伊德……与恋人分别催生出一个多愁善感的哲学青年。

大二暑假实习，我在上海新闻台，她在无锡电视台，整整一个月没见面，简直百爪挠心。

我当时所在的栏目叫《浦江之声》，早上5点半到6点直播，我的工作从早上5点开始，一直忙到晚上10点多。一天还好，天天如此，就十分枯燥难挨。

我一个人住一间宿舍，房间里有个小电视机，那时没有太多好看的节目。大上海对我来说，就是一个陌生的花花世界，所以每天，我除了想哈文，想第二天的直播，余下的生活就是在屋里吃泡面，看书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被分到中央电视台，唯一的一个播音员名额啊，本来是一件大喜事。据说老家十里八乡都轰动了，我家整天高朋满座，我妈忙得招呼不过来。甚至有些过去没能平反的“黑五类”也来找我爸了，“托你儿子向中央说个情”。

要是真那么天遂人愿，人生不就太平淡了吗？谁承想，还没摸清楚央视大楼里面什么样，我在顺义接受完10天保密培训，就直接被发派到西藏电视台播《西藏新闻》去了，一去就是一年。对于一个沉浸在热恋中，同时满怀抱负的年轻人，这是多么沉重的一个打击啊。

数年前，在一次股市的多、空之战中，以赵云狄、林康为首的私募基金——金鼎投资，和以王雨农为首的私募基金——鑫利投资背信弃义，导致金鼎投资惨败。以至于其基金掌舵人赵云狄跳楼，林康远走海外。数年后，林康回国组建私募基金——鹏达投资。在摄取巨大利润的同时，暗中积蓄力量，以期与鑫利投资进行最后的决战……

梁母紧紧地抱住梁小婉痛哭失声

梁小婉怀孕了。梁母将大米粥熬得烂烂地给梁小婉喝。“妈，我自己吃吧。”梁小婉见母亲喂自己，有些不好意思，惭愧起来。“我喂你吧，这粥有些热，别烫着。”梁母盛了一勺粥，轻轻吹了吹，尝了尝，然后慢慢喂梁小婉喝下。“小婉儿，我想好了，明天还出摊炸油条去。”“妈，都快过春节了，外面还那么冷，你就别出摊了。这段日子你的腿又疼了。”“都是风湿闹的，老毛病，没事儿，还能动弹。”由于每天照顾梁小婉和小念康，梁母的眼睛

里充满了血丝，刻满皱纹的脸呈青灰色，颧骨显得更高了，背比以前又弯下去很多。

外面又起风了，很大，在院子里打着旋儿，卷起地上的清冷的雪，荡起一阵雪雾。窗子上的报纸没有糊严，被风吹得吱吱直叫。梁母见状，将碗放在桌上，踩着凳子将窗纸重新粘好：“哎，坐月子啊，最怕被风吹着了，要不将来会头疼的。”她说着话，想从凳子上下来时，双腿一软，砰的一声摔了下来。“妈，摔着没？”梁小婉吓得尖叫一声，慌忙下床来搀扶母亲。“风湿的老毛病又犯了，腿总不听使唤。”梁母揉着疼痛的双腿缓缓地站了起来。“您明天还是不要出摊了，如果在外面摔倒，多危险啊。”梁小婉见母亲没什

么事儿，心稍安了一些。梁母摆摆手，说：“没事儿。”

雪飘飘，年来到。转眼间已过了小年，北京城里年味渐浓，胡同深处不时噼里啪啦地响起鞭炮声。大年三十这天，按照北京民间的传统习俗，过年前家家都要彻底清扫，干干净净过新年。大门前挂大红灯笼，门上贴门神，门框上贴春联，门楣上还要“挂笺”。门前插芝麻秸，屋内窗上贴剪纸，墙上贴年画。梁小婉母女两人将屋子里里外外清扫一遍，挂上对联，买了些肉，包起了饺子，静等着吃年夜饭“守岁”。

这些年，北京又让放烟花爆竹了。除夕夜，还未到11点，整个北京城鞭炮声就开始噼里啪啦响彻云天。梁母累了一天坐在床边休息，突然感到双腿一麻，身子软软地滑倒在地，她趴在地上，不停地招呼梁小婉：“小婉儿、小婉儿，你过来。”窗外的鞭炮声震耳欲聋，在外屋下饺子的梁小婉如何听得到？

梁母挣扎着想爬起来，怎奈双腿又麻又疼，全身上下没有一点力气，只好趴在地上。借着灯光，梁母看到床下有一个纸皮的档案袋。这是什么？清扫屋子的时候怎么没看见？梁母伸手拿了过来。档案袋里装了几个小本子，还有林康的照片。梁母掏出照片，细细地端详，嘴角露出了笑容，心里想道：“林康呀，林康，赶快回来吧，你不知道我的小婉儿吃的那个苦。今后你留学回来，可不能没良心，不要我的小婉儿啊。”

梁母看了一会儿，笑了一阵儿，又掏出里面的东西。嗯，这绿色的小本子是什么？离婚证？！刹那间，梁母像被雷击一样，整个心都疼得抽搐起来，她感觉全身冰冷，身体一点一点地向下沉，没有休止也没有尽头，眼前漆黑一片，就像跌到

了无底的深渊。离婚证下面还有一个日记本，那是梁小婉的日记。梁母知道，梁小婉有写日记的习惯。梁母待了一会儿，打开日记本，一篇篇翻看着。

“林康，今天妈妈又问你来信了没有。我说来信了，其实那信都是托隔壁的苑小娟给写的。我妈有严重的风湿病和心脏病，我怕她知道我们离婚的事儿受不了——”“苑小娟问我，把餐馆和房子卖了，还借了不少钱，为你交留学保证金，后悔不后悔？林康，我不知道后悔不后悔，只知道你那时用钱。”“林康，孩子奶粉钱没了，我也病了，社区里的杨医生让我去打针，我没去。我要把这钱留给咱们的小念康，多买些奶粉，好让她长得白白胖胖的——”

梁小婉端着一大盘饺子走了进来，见母亲泪流满面地坐在地上，手里拿着她的离婚证和日记，只觉头上一晕，盘子“咣当”一声摔在地上。梁母神色凄苦，颤巍巍地举起离婚证，流着泪问梁小婉：“这是怎么回事儿？”“妈——”梁小婉一下抱住母亲，撕心裂肺地哭了起来，“妈妈，对不起——”梁母眼泪纵横，紧紧地抱住梁小婉，痛哭失声：“小婉儿，傻孩子啊，你都和他离婚了，怎么还把房子卖了，将钱给他？你知道咱们过得有多难！小婉儿，你做完手术，不住医院，不去打针，痛得受不了时，就偷偷吃止痛药——你以为我不知道？孩子——你为了林康，怎么那么傻啊。”

新年的钟声缓缓地敲响，升腾起来的焰火幻化成五彩的笑脸竞相开放，将黑夜染成一片绚烂。守岁的人们随着新年钟声的敲响，鼓掌欢呼起来。可是在这欢乐的除夕之夜，谁又能听见梁小婉和她母亲悲切的哭声？！

梁母紧紧地抱住梁小婉痛哭失声

梁小婉怀孕了。梁母将大米粥熬得烂烂地给梁小婉喝。“妈，我自己吃吧。”梁小婉见母亲喂自己，有些不好意思，惭愧起来。“我喂你吧，这粥有些热，别烫着。”梁母盛了一勺粥，轻轻吹了吹，尝了尝，然后慢慢喂梁小婉喝下。“小婉儿，我想好了，明天还出摊炸油条去。”“妈，都快过春节了，外面还那么冷，你就别出摊了。这段日子你的腿又疼了。”“都是风湿闹的，老毛病，没事儿，还能动弹。”由于每天照顾梁小婉和小念康，梁母的眼睛

里充满了血丝，刻满皱纹的脸呈青灰色，颧骨显得更高了，背比以前又弯下去很多。

外面又起风了，很大，在院子里打着旋儿，卷起地上的清冷的雪，荡起一阵雪雾。窗子上的报纸没有糊严，被风吹得吱吱直叫。梁母见状，将碗放在桌上，踩着凳子将窗纸重新粘好：“哎，坐月子啊，最怕被风吹着了，要不将来会头疼的。”她说着话，想从凳子上下来时，双腿一软，砰的一声摔了下来。“妈，摔着没？”梁小婉吓得尖叫一声，慌忙下床来搀扶母亲。“风湿的老毛病又犯了，腿总不听使唤。”梁母揉着疼痛的双腿缓缓地站了起来。“您明天还是不要出摊了，如果在外面摔倒，多危险啊。”梁小婉见母亲没什

么事儿，心稍安了一些。梁母摆摆手，说：“没事儿。”

雪飘飘，年来到。转眼间已过了小年，北京城里年味渐浓，胡同深处不时噼里啪啦地响起鞭炮声。大年三十这天，按照北京民间的传统习俗，过年前家家都要彻底清扫，干干净净过新年。大门前挂大红灯笼，门上贴门神，门框上贴春联，门楣上还要“挂笺”。门前插芝麻秸，屋内窗上贴剪纸，墙上贴年画。梁小婉母女两人将屋子里里外外清扫一遍，挂上对联，买了些肉，包起了饺子，静等着吃年夜饭“守岁”。

这些年，北京又让放烟花爆竹了。除夕夜，还未到11点，整个北京城鞭炮声就开始噼里啪啦响彻云天。梁母累了一天坐在床边休息，突然感到双腿一麻，身子软软地滑倒在地，她趴在地上，不停地招呼梁小婉：“小婉儿、小婉儿，你过来。”窗外的鞭炮声震耳欲聋，在外屋下饺子的梁小婉如何听得到？

梁母挣扎着想爬起来，怎奈双腿又麻又疼，全身上下没有一点力气，只好趴在地上。借着灯光，梁母看到床下有一个纸皮的档案袋。这是什么？清扫屋子的时候怎么没看见？梁母伸手拿了过来。档案袋里装了几个小本子，还有林康的照片。梁母掏出照片，细细地端详，嘴角露出了笑容，心里想道：“林康呀，林康，赶快回来吧，你不知道我的小婉儿吃的那个苦。今后你留学回来，可不能没良心，不要我的小婉儿啊。”

商战风云



郭现杰 著
长篇小说
花山文艺出版社